
目录 CONTENT

▶ 青年文学

刘子昱	渡口	/ 2
胡亮	潇湘水云间	/ 5
赵嘉钧	梅溪湖的春水	/ 7
任舒馨	山城伴	/ 9
孙悦涵	像山一样平庸	/ 12
胡亮	褶皱里的余温：东茅街与山下的日子	/ 15
沈星辰	炊烟未央，心火长明	/ 17
王利军	在‘休论公道’之后 ——读《我与地坛》有感	/ 19
瞿粲雅	镜子门	/ 22
胡俊涵	憨萝和老啊	/ 24
温馨	盐的滋味	/ 27

1.渡口

刘子昱

老周在河边摆了三十七年渡。渡口是两根木桩系着一条铁壳船，柴油机每天清晨五点准时响起。

去年冬天，一个年轻人拖着行李箱上船，围巾上的银质校徽闪闪发亮。他问：“到对岸多久？”“八分钟。”年轻人又问：“能快些吗？我赶高铁。”老周把油门压到底，船身震了震，速度没变多少。年轻人不停看表，船一靠岸就跳上去，行李箱轮子骨碌碌转，很快消失在晨雾里。老周望着那个背影。十九岁那年，他也有一件藏青色大衣，也以为对岸有另一种人生。后来才明白，对岸不过是另一片需要耕种的土地。

开春后，退休的语文老师每天来河边钓鱼。三十年前，他帮老周写过渡口的名字：往来皆渡。那天风大，语文老师收起钓竿上船，站在船头问：“你说，这河里有多少水？”“没算过。”老周答。“我算过。”他掏出笔记本，“三十年前，我在这河里捞过一个高考失

利的学生。水真凉，凉得我后来三十年，天天梦见自己变成一滴水，流进大海，找不到岸。”船到河心，他指着水面：“你看，我们的影子像不像两个墨点？”老周低头看，两人的影子投在河水上，像宣纸上晕开的墨，随时会被冲散。“我教了一辈子‘逝者如斯’，”语文老师说，“到今天才懂，孔子不是说时间，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逝者。”

梅雨季节，河水暴涨。船上只有一个抱保温桶的女人，每周三去西岸疗养院，她丈夫三年前中风，再不能说话。“雾真大。”她说。“是啊，像牛奶泼进河里。”老周回复。“我丈夫以前也爱这么打比方。”她低头看保温桶，“现在他每天听我读报纸，眼睛能动，我就当他听见了。”

老周关掉马达，浓雾中，世界只剩水波拍船的声音。“我爹那辈人摆渡，全凭竹篙。他说雾大的时候，别急着找岸，先让自己静下来。你静了，水就告诉你方向。”半晌又道，

“你说的话，他一定听见了。人跟人的联系，不一定靠说话。”女人下船时问：“您后悔过吗，一辈子在河上？”老周边系缆绳边摇头，“十九岁那年想去省城学木匠，没走成。后来发现，木匠做桌子，我做渡船，都是让人有个地方落脚。”

七月，美院学生放暑假，渡口热闹起来。有个女孩总来画画，问老周：“您为什么不用电动船？”老周说：“这个慢。”女孩疑惑慢有什么好的。老周笑了笑，“快的东西人记不住。你画我，要是我只是一闪而过的影子，你画得下来吗？”女孩合上画板，“您是个哲学家。”老周又摇了摇头，“我是渡船的。哲学家想为什么活，我想怎么把这八分钟渡过去。”

霜降那天，语文老师没来。老周听说他夜里走了，手里还攥着那支四十年的狼毫笔。葬礼上挂着那幅“往来皆渡”。老周站在字前，想起他说过，他们是两个墨点。现在一个墨点洇开了，融进了纸里。

回渡口的路上，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。三十七年里，无数人从这头到那头，带着行李和秘密，在八分钟里共享一条船，然后消散。他记住的很少，但记得雾中女人怀里的保温桶，记得年轻人表盘的反光，记得女孩画板上融化的颜色。

入冬后，老周开始教儿子摆渡。儿子四十多岁，开过出租车，送过快递，秋天忽然回来。儿子第一天上岗，老周坐在船舱里，还是那台老柴油机，还是那种打鼾般的节奏，他想起用竹篙摆渡的父亲，如果还在，该有一百岁

了。练了一会，儿子突然问：“您当年为什么没去学木匠？”老周思考了一会回道：“因为我发现，渡口是个奇怪的地方，所有人都在这里暂停，从一种生活过渡到另一种生活。上船时一种样子，下船时另一种样子——虽然他们自己察觉不到。”儿子沉默很久后说：“我在县城总觉得要追赶什么。现在回来，又觉得什么都没错过。”老周顿了顿，“你追的和错过的，可能是同一样东西。”

又一年冬天，老周七十六岁，不再每天摆渡，坐在漏风的棚子里看儿子开船。女孩又来了，她已毕业成了画家，给老周看北京个展的照片。其中一幅大油画，画的就是这个渡口，标题为《渡口——八分钟》。“八分钟，”老周说，“够想通一件事，也够忘掉一件事。”女孩好奇，“您想通什么了？”老周望向河面。水底的卵石被冲刷千万年，棱角磨平，却依然坚固。“渡口不是为了到对岸，”他说，“是为了让人知道，自己正在途中。”女孩愣了一下，掏出速写本。老周没动，他想起三十七年前第一次解开缆绳，以为只是在渡人过河，后来才懂，他渡的不是人，是时间，是那些无法停留、却值得被见证的瞬间。

船靠岸了，儿子喊他回家吃饭。老周站起身，膝盖发出旧门轴般的声响。夕阳把河染成蜜糖色，有鸟掠过水面，翅膀沾起的水珠闪了一下，落回去，再也找不到。

这就是渡口。你来，你走；你记得，你遗忘；你抵达，你离开——河只是流，船只是

渡，人只是在这八分钟里，与另一个灵魂相遇，然后各自远去。

老周转身的影子被拉得很长，像一条缆绳，系着这一天，也系着三十七年。

明天太阳升起时，船还会在这里。往来皆渡，无问西东。

责编 彭赋之 唐诗雨



QINGNIANBIANJI BU

2. 潇湘水云间

胡亮

长沙在下雨。

长沙的雨，不像在“下”，像在“涸”。

不知从哪天起，整座城市就开始陷进一种无止境的、灰白色的循环里。虽然离清明尚有些日子，但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的那种况味，似乎已提前跨越了节气的门槛，在每一个转角的巷弄里潜伏下来。最近朋友圈里总能刷到“长沙未来九十天全是雨”的调侃，虽知这多半是某种湘式幽默的自我解嘲，但当你推开窗，看着那层厚得化不开、甚至带点铅灰色的云霭，竟也真切地生出一种“此雨无尽期”的恍惚。正如周邦彦词里写的，“空江儿女，红巾翠袖，都是愁时节”，这种湿润，是能直接沁入骨缝里的。

此时情绪此时天，最适合去那些铺了石板的老路走走。雨滴落在青石上的声音极轻，不似夏日暴雨那般金戈铁马，倒像是一种细碎的、带着点迟疑的私语。脚步踏上去，每一步都仿佛踩在一段湿漉漉的往事里。那些凹凸不平的缝隙积了水，倒映着行人模糊的影，还没等你看清，又被下一秒坠落的雨丝搅得斑驳。这景

象，倒真有点“点滴凄凉，在那人家窗外”的意境，只是这凄凉里，还带着点长沙特有的、不紧不慢的人间烟火。

往日里那些不可一世、直插云霄的摩天大楼，在晴天里是钢筋铁骨的雄心，可在这三月的雨幕里，它们竟也学会了“藏”。国金中心那曾锐利的轮廓，被浓密的水汽模糊了，上半截身躯没入了云霭。那景象极像是一支巨大的狼毫，在漫天灰白的宣纸上信手一挥，涸开了一片浓淡不一的留白。原本流光溢彩的城市，因了这场雨，反倒显出几分失焦的颓唐美，倒教人想起那句“山色空蒙雨亦奇”。

而这份忧郁的灵魂，还是藏在岳麓山里的。这种时节上山，其实是在云雾中行走，云深不知处的意味很浓了。山脚下的那些苍翠被洗得过分干净，反倒生出一种清冷的距离感。雾气是有重量的，它顺着石阶爬上来，把爱晚亭的红柱子藏进一片乳白色的屏障里。站在半山腰往回看，湘江像是一道被抹平的银灰色褶皱，正如沈从文笔下那些“带了点哀愁的灵气”。平日里雷打不动的登山客也收敛了声息，只剩

下雨水穿过层林时的沙沙声，这种静谧里透着一股子痴气，仿佛整座山都在这场漫长的降雨里，做着个不愿醒来的、湿漉漉的梦。

走在回寝室的路上，看着阳台上那排怎么也晾不干的衣物，心里难免生出一丝焦躁。但这种情绪很快就被无孔不入的潮湿给磨平了。这大概就是长沙的脾气——它用这种漫长的、带点损耗感的阴雨，强行按住了这座城市那颗火辣躁动的心。这种“极其无可奈何”的时刻，

倒真像汪曾祺说的那样，反倒生出一种随遇而安的闲适感来。

慢慢习惯在某个屋檐下漫无目的地站上一会儿，看雨滴在积水里激起涟漪。甚至觉得，这种“九十天”的戏言也挺好，它给了我们一个理直气壮发呆的理由。至于雨什么时候停，阳光什么时候回来，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。反正这满城的烟雨，早就把日子泡得酥软，连同那些紧绷的计划，也都一并在水汽里化开了。

责编 邹露 张金



QINGNIANBIANJIUBU

3.梅溪湖的春水

赵嘉钧

三月的长沙，空气里还浮着一层薄薄的润泽，像谁用极淡的墨在天地间渲染了一道。往西走，城市的喧嚣便渐渐落在身后，及至梅溪湖，眼前豁然一亮——好一片空阔的、软软的春水！

湖是静静的，却又不是冬日的死寂。那水是新的，清得叫人疑心是刚从山涧里淌出来，还没来得及染上尘世的烟火的。俯身细看，近岸处水波微漾，竟能望见水底摇曳的绿影——那是新生的水草，茸茸的，软软的，在水下铺成一片隐隐的森林。有游鱼倏忽穿过，尾巴一摆，便搅碎了一小片天空。远处的水面，透明度已从往年的浑浊里挣脱出来，据说有两米多深了，此刻映着天光，便成了一块极大的、温润的碧玉，只静静卧着，任凭春阳在上头洒一层碎金。

风是没有的，但水波却自己会动。仿佛那水底下藏着无数看不见的生机，正悄悄儿往上拱，往外漾，把整个湖面都带得活泛起来。那波纹一圈追着一圈，渐渐荡开去，荡到湖心便

淡了，没了，又让新起的波纹接替上。这起起落落之间，满湖的水都像在轻轻地呼吸。

岸边的垂柳是最知春的。细长的枝条上，米粒大的嫩芽已经绽开，成了鹅黄色的小叶，密密地缀着。千万条柳丝垂下来，恰好够着水面，风一来，便在水上画些看不懂的符号。柳影映在水里，晃晃悠悠的，让那湖水也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绿意——不是画家调得出的绿，是春天自己调和的，嫩得仿佛能掐出水来。

沿着湖岸走，桃花开得正好。红的像火，粉的像霞，一树树烧在湖边，倒影落在水里，便把一汪清水也烧着了。偶有花瓣飘落，在水面打着旋儿，悠悠地，慢慢地，像舍不得似的。远处的节庆岛上，不知名的野花也开了，紫一片，黄一片，从绿树丛中探出头来，给这湖光山色添上几笔俏皮的色彩。有蜜蜂嗡嗡地忙着，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，忙得顾不上理睬看花的人。

转过一个弯，眼前忽然一亮——好大一片沙滩！孩子们赤着脚在上面跑，留下串串小小的脚印。有个穿红衣裳的小姑娘正蹲着堆沙

堡，专注得很，连妈妈喊她也不应。这白沙滩原是人工所造，此刻却与自然浑然一体，春阳照在白沙上，泛着柔和的光；沙粒细软，踩上去暖暖的，松松的。湖水轻轻地舔着沙岸，发出极细微的唰唰声，像在说着悄悄话。这声音和着孩子们的笑语，便成了春天最动听的曲子。

湖中心有水鸟，三五成群地浮着。时而把头扎进水里，半天才冒出来，抖一抖，水珠便顺着羽毛滑落，在阳光下闪着光。它们游过的地方，水面便犁开一道浅浅的水痕，过一会儿才慢慢合拢。远处城市岛的双螺旋观景台，像两个巨大的贝壳卧在湖畔，洁白的曲线在蓝天之下格外分明。现代的建筑与这汪古意的春水，竟也相处得这样和谐。

最妙的是那水的气味。春水带着一股子新鲜的、湿润的气息，混着岸边青草被太阳晒过的香味，还有远处飘来的若有若无的花香。这

气味清清淡淡的，却直往心里钻，教人不由得深深吸一口气，想把整个春天都吸进去。

傍晚时分，夕阳西下，余晖给湖面镀上一层金。那金色在水波上跳跃着，闪烁着，一直铺到天边。这时候的梅溪湖，像一位刚刚梳妆完毕的新娘，安静而又欢喜。有晚归的鸟儿从湖面掠过，留下一两声清脆的鸣叫，便消失在暮色里了。

我忽然想起，这梅溪湖从前叫梅子滩，不过是处低洼的水塘罢了。谁能想到，一汪水也能有这般脱胎换骨的新生？**就像这春天，年年来，年年新，把沉睡的都唤醒，把陈旧的都洗去。春水无言，却把整个春天的秘密，都藏在了那深深的、静静的碧波里。**

暮色渐浓，湖面上笼起一层薄薄的烟霭。远处城市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来，倒映在水里，便成了满湖的星星。我转身离去，却知道这梅溪湖的春水，已经流到心里去了。

责编 彭赋之 唐诗雨

4.山城伴

任舒馨

有山的地方不一定有城，但有城的地方一定有山。

这话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。走的地方多了，见得多了，慢慢就信了。平原上的城固然有，阔得很，平得很，一眼望得到头。可我们高原子女，骨子里是不屑于一马平川的——那太直白、太没有悬念。我们要的是波澜壮阔，是百回千转，是抬头看不见顶、低头望不到底的起伏。

正因如此，我的家乡——那座巴掌大的小城，便倚着高山建起来了。

自记忆起，我便时常在小城里生活。

那时候住在河边的老街上，出门就是青石板的路。石板被脚步磨了不知多少年，边角都圆了，雨天里亮汪汪的，能照见人影。我站在地面上，抬头一望，便是那仰止高山。它就在那儿，稳稳当当的，像一堵从开天辟地就立着的墙。山上有树，有岩石，有弯弯曲曲的小路，还有我们小孩儿从没走到过的深处。

小城的烟火是热闹的。

清晨，卖豆腐的吆喝声从巷口传进来，拖得长长的；中午，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炊烟，混在一起，分不清是哪一家的饭菜香；黄昏，大人们下班回来，自行车铃铛响成一片，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，喊叫声、笑声响得整条街都能听见。

我就是那些孩子里的一个。我们从这条巷子窜到那条巷子，从这级台阶跳到那级台阶。哪块石板下面藏着蚰蚰，哪堵墙头可以爬上去摘桑葚，哪家的狗看着凶其实不咬人——我们都门儿清。玩得满身是汗，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脑门上，大人喊吃饭了还装作听不见，非要再玩最后一轮。

那时候，大人们常常望着山。

他们站在门口，站在巷口，站在街边，抬着头，不知是看山，还是看天。我后来才懂得，那种眼神里装着的，是沉郁，是雄迈，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。可幼时的我并不在意。我只顾着玩，只顾着跑，只顾着在那些台阶上

跳上跳下。那时，山在上，我在下。山伴我许久，我浑然不觉。

到了青春年纪，我被送往坐落在山上的学校读书。

从城里到学校，要爬很长很长的坡。晴天还好，雪天就更难，山坡滑，一步一小心。书包越来越重，肩膀勒得生疼，走到半山腰总要停下来喘口气，回头看看山下的城。

山上寒冷，尤其是冬天。风从山头灌下来，钻进领口、袖口，冷得人直打哆嗦。教室里的窗户关不严，呼出的气都是白的。学业又繁忙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站在教室里背课文；晚上熄灯了，还有人躲在被窝里打着台灯做题。

日子久了，我也同山一般沉默寡言。

不怎么说话了，不怎么笑了，只是一天一天地熬。可也有好的时候——夜深人静，熄了灯，我趴在窗台上，往山下望。小城就在那里，灯火点点，明明灭灭。哪一盏是我家的？看不清。但我知道它在，知道那里有热腾腾的饭菜，有等我回去的人。那一刻，山下的城，是人间的城；山上的我，是望人间的人。

也是在那时候，我渐渐知晓了山的高深。

它不是挡在眼前的那堵墙了。它是看着我长大的长者。我每爬高一点，它就让我多看远一点；我每走累一步，它就让我在它怀里歇一歇。那些沉默的日子，那些独自吞咽的苦和涩，原来都是它在教我——教我稳下来，扎下去，像它的根一样，往深处走。

山是我的根，我那时候才懂。

到了现在，我已踏上远方读书。

走的那天，回头看了一眼。小城在山脚下，安安稳稳地坐着；山在城身后，沉默无言地站着。我转身走了，没有回头。

山与城留得住我的青春，却留不住我的未来。这话说起来有点怅然，可我知道，它们也从没想过要留住我。它们只是在那儿，等着。等着我走远，等着我回来，等着我在某个路口忽然想起它们。

相隔千里，这里的路是平的，走起来不费劲；这里的楼是高的，但没有一座是倚着山建的。有时候夜里睡不着，闭上眼睛，就看见那条长长的坡，那些磨得发亮的青石板，那个趴在窗台上望山下灯火的少年。

我心明了，心中总有一方天地，是为山留的，是为城留的。

山难掩它的苍翠与茫茫。那些树，那些岩石，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路，永远在那儿。春天绿一层，秋天黄一层，年年如此，岁岁如旧。而它望着远方时那种茫茫的神情，我看过太多次——那是看了一千年才会有的目光。

城难掩它的稚气与活力。新盖的楼房，新修的马路，新开的店铺。巷子里依然有孩子在追逐打闹，喊叫声、笑声，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。城不知道自己在变老，也不知道自己有多稚嫩，它只是热热闹闹地活着，一天又一天。

而我呢？我带着这两份厚重，走在异乡的路上。山给了我沉，城给了我活；山教我往下扎，城教我往前看。它们在我身上拧成一股绳，扯着我，也推着我。

许多年以后，我会回去的。

山还是那座山，城还是那座城。

回到那条老街上，回到那些青石板前。山
还在那儿，城还在那儿。它们等我，像等一个
出走多年的孩子。

而我，还是那个站在山下抬头望、站在山
上低头看、走远了还要回头的人。

山城伴，伴山城。

那时候我会说：我回来了。

责编 彭赋之 唐诗雨

5. 像山一样平庸

孙悦涵

我在过年之前，漓江的枯水期，去了趟桂林。

这片三亿年前就存在的石头，两亿年前就开始生长的山，又历经了几百万年的时间长成了现在的样子。这幅自然描摹的水墨丹青，在我九岁时就躺在了我的画笔下，躺在了一张平铺的国画宣纸上。在我十一岁时，那句“桂林山水甲天下”又连同着山水渔船的背景，被印在了语文课本上。十五岁时翻开地理书，雨水河流溶蚀的喀斯特地貌，连同那些奇峰秀林组成了我好奇心和强烈探索欲的一部分。或许从很我很小的时候——第一次见到二十元纸币，摩梭着上面的渔船，就已经奠定了我桂林缘分的起点。

而今我十九岁，那梦里的山，梦里的水，真真切切在我脚下，在我眼前了。我和山水的距离，仅仅是四个小时的火车硬座。

山的绿，远远地看，是最清透的绿，是最轻盈的绿，不带一丝厚重感。离近了，那岩石的纹路又渐渐清晰，有的错综复杂，深浅不

一，或狰狞或嶙峋，岩石上长满湿漉漉的苔藓，像一幅古老又神秘的图腾。有的整齐如切割，缝隙都是笔直，如同巨人用石锤敲打，斧面切割，雕刻而成的墙壁。水的绿，是摄人心魄的绿，是清澈见底的绿，水里的每一块石头都一清二楚，在阳光下荡漾着清冷的光。船缓缓行驶着，两岸群山绵延，时而峡谷幽深，船旁边山体逼向江面，仿佛触手可及；时而豁然开朗，江面开阔，倒映出群山的剪影，更显幽静和神秘。

漓江两岸生长着重重叠叠，如海一般的翠竹。江风吹过，我仿佛听到了竹叶间碰撞的沙声。仿佛闻到了竹林清冽的香气，真真切切地洗涤着我生命的污浊。

每一座山的形状，都是独特的，这些山被人们赋予了无数奇思妙想。状如笔尖，如苹果，如仙女照镜，如西天取经的师徒四人，如九匹骏马栩栩如生，跃然石壁。他们就那样安静的伫立在那里，它们已经承载了几亿年的日月，几百万年的风雨，也承载了从古到今无数

人目光的重量。几千年前的人们划着竹筏，吹着口哨呼叫着鱼鹰打鱼，几千年后的人们坐在设施齐全的大船上，拿着智能手机拍着照片，阳光依旧洒向同样的江面，而桂林的山水只是微笑着，沉睡着，不发一语。

在桂林我真的看到了很多很多山，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他们也没有告诉我。

站在月亮峰顶上，我用目光描摹着每一座山的轮廓。展开一幅巨大的画卷，山的背后还是山，看不见尽头的山，山的颜色由深黛到浅黛，夕阳是绛色，将山轻轻地涂上了一层橘红和明黄，山后面浅浅升起一轮弯月，月是银霜白。

在十里画廊骑行，我张开双臂，仿佛这样就能触摸到道路两旁郁郁葱葱的山，毛茸茸的山，近在咫尺的山。这里的人生在山下，长在山下，靠山吃山，最后把肉体还给山。我们骑过乡村的小路，骑过金黄的稻田，骑过路边的房屋，也骑过为旅游开发的采摘园，甚至骑过山脚下的几座坟墓。我们在工农桥上停留，见到了此生难忘的一场落日。遇龙河水波光粼粼，一位位船夫摇着一只只竹筏，顺着水流缓缓靠岸。背景依旧是山，千姿百态的山，映衬着一束束竹林，一只只惊鸟，像是将一切美好的场景都绘于一幅画中，却丝毫不显拥挤。夕阳为一切都染上了金色，在这美妙绝伦的场景下，我们在桥上遇到了一只小土狗，于是又洒落一地笑声。

是的，我真的真的很爱每一座山。我愿意花很漫长的时间去读懂每一座山，我愿意倚靠

在石壁上，听山缓慢而悠长的喘息；我愿意一路向上攀岩，直至与山齐平，风拍向我的脸颊，也拍向山的脸颊；当我离开这座山时，我谨慎的拍一拍衣角，抖落不小心在岩石上沾染的沙砾，这都是属于山的。很久后未来的某一天，我在衣兜的缝隙里找到一片干枯的树叶，这是曾经与我碰面的山，悄悄塞给我的礼物。

站在阳朔的山脚下，我听到一千多年以前，两个孩子跑过，随手折下山上的树枝当作剑，相互嬉戏打闹的笑声；我看到野山楂鲜红的果实，在风中簌簌作响，熟透的果实最终跌落在潺潺的溪水里。而那空寂的山谷，宽阔的山谷，是从哪里传来一层一层杳杳的钟声呢？山没有名字，却被赋予了太多太多的故事，太多太多的情感。

我的人生太短，看不尽世间所有的山，也遇不到所有的人。

我愿意成为一座平庸的山，任世间四季轮转，我心依旧巍然不变。风无休无止的呼啸，当它磨平我身上的一处石头，风化的作用使另一处坍塌，我立刻露出更锋利的棱角。很多很多年过去，路过的人们随口赋予了我千万种名字，可我真正叫什么，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，我不同他人讲。我永远在沉默，我永远在诉说，我已经有能力庇佑一整座山的树，树下的草，树上的鸟，鸟儿召集而来的生灵。

我的生命再盛大，也比不过开天辟地的第一场日出日落。于是我愿意像一座山一样，平庸的活着。

桂林的山水轻轻弥合了我生命的缝隙。换 盛放桂林的山水。
句话说，在我的生命中，将有一条峡谷，专门

责编 邹露 张金



QINGNIANBIANJI BU

6.褶皱里的余温：东茅街与山下的日子

胡亮

在长沙，如果你想寻找一种精确的秩序，你应该去国金中心看那些严丝合缝的幕墙；但如果你想看某种野蛮生长的“混乱”，你应该去东茅街。这种混乱并非无序，而是一种属于老城厢的、带有温度的呼吸，在茶馆氤氲的水汽里，慢条斯理地起伏。

东茅街茶馆里，最先接纳我的是那种长条木凳。那木头被岁月磨得极圆润，甚至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幽光。坐上去的一瞬间，那种略显冷硬却无比扎实的触感，竟让我有些失神。这种感觉太熟悉了，像极了小时候在乡下跟长辈去吃席，几十张长凳在露天的坝子里排开，还没开席，空气里就已经是那种热腾腾的人气。这种长凳上承载的从来不是雅致，而是一种最原始的、属于乡土的秩序。在茶馆里坐定，这种“吃席”的错觉便愈发浓烈——只不过桌上没有了红烧肉的荤香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盛着“老干烘”的搪瓷杯。

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，让茶馆成了某种“生活本身”的标本。慕名而来的年轻人举着昂贵的镜头，在剥落的墙皮前屏息凝神，试图捕

捉一种复古的孤独感。而一旁的老大爷们只是随手弹了弹灰，继续讨论着隔壁巷口哪家的粉更地道。镜头里是风景，镜头外是日子，这种互不打扰的错位，是我觉得长沙最温柔的地方。

这种“不设防”的质感，其实一直顺着湘江，蔓延到了河西的岳麓山下。

身为在这里生活的学生，我常觉得这几所没有围墙的大学，本质上是东茅街茶馆在精神上的另一种延伸。那是一种完全敞开的、拒绝被生硬规训的姿态。在这里，书斋与市井之间是没有隔层的。有时候刚走出教学楼，满脑子还是那些逻辑严密的推演，转角却撞进了一阵炸串的油烟和地摊主的叫卖声里。这种学术气与烟火气的无缝衔接，让校园不再像是一个孤岛或者说象牙塔。它更像一块巨大的、略显粗糙的海绵，任由城市的嘈杂渗透进来，也任由我们的躁动吐露出去。

这种感觉，在广东的早茶里也能寻到几分共性。虽说广府人的“一盅两件”更讲究礼序与精细，但在那些藏在旧巷里的老茶楼，那种一坐就是一个上午、任凭窗外车马喧嚣的定力，

与东茅街是相通的。它们都是在极速向前的城市缝隙里，人为地制造了一个“断点”。只是长沙的茶多了一份“霸王”的野气，像是一场永不散场的、流动的席面。

在这座急于更新换代的城市中心，东茅街就像是一个故意留下的褶皱，它不解释，也不迎合。而岳麓山下的那几段消失的围墙，则像是一场心照不宣的默许，任由生活像江水一样漫过去，把书本里的思辨和市井里的油烟搅在一起。

我想，这种“褶皱”存在的意义，或许并不是为了让我们逃避什么，而仅仅是提供了一种可能：让你在某一时刻，可以不必作为一个“正在完成某项任务”的人存在。

只要这些褶皱还在，我们就总能找到一个地方，安安稳稳地坐在那张乡下吃席一样的长凳上。不去想什么绩点或未来，只是凝望那略显苦涩的茶水在搪瓷杯里慢慢变凉，看水汽散进长沙永远也除不尽的湿气里。

责编 邹露 张金

7.炊烟未央，心火长明

沈星辰

有人说炊烟是云的碎片坠向人间，有人说它是母亲的日光缠绕屋檐，有人说它是乡野种在屋顶的光阴，春抽芽、夏舒展、秋沉淀、冬藏暖——而我总觉得，那袅袅升起的，是时光写给故乡的情书，是藏在记忆深处最烫的念想，却正以一种温柔的决绝，在时代的风里渐行渐远。

童年寄居奶奶家的岁月，是记忆里最柔软的褶皱。天是泼了蓝墨的透亮，麦田是淌了蜜糖的金黄，空气里飘着泥土的腥甜与青草的芬芳。有米酒润喉，有野枣酸牙，更有那“依依墟里烟”，如无字的谣曲，漫过晨雾、漫过暮色，漫过奶奶布满皱纹却始终含笑的脸庞。炊烟起，村庄便醒了：土灶里的火光跳着舞，饭香漫过田埂，孩童的嬉闹、老人的闲谈，都被这缕烟轻轻裹住，酿成一幅最鲜活的人间烟火图。最爱傍晚时分，我常与玩伴赤脚奔跑在河滩上，在嬉闹的间隙，总会不自觉地向家的方向抬头。只要看见那一缕青烟悠悠升起，心里便像落下一块石头，踏实而温暖，转身又能投

入无尽的欢闹中去。那种被炊烟守望的感觉，历经多年，依然熨帖着异乡的梦。

后来，我离开了奶奶的村庄，可那幅画面却愈发清晰：湛蓝的天幕下，几团白云般的炊烟别在屋顶，风一来，便温柔地散开，将老屋轻轻笼罩。奶奶会从这氤氲的烟雾里快步走出，咳嗽两声，拍打掉围裙上的草屑，站在门前的石阶上，拉长了音调呼唤我的乳名……

是的，每一次在心中复现这炊烟，都是一片葱茏的情意。那是我来时的路，是初心的源起。

时间如一条直线，无始无终。正如狄更斯在《双城记》中的喟叹，这也是一个光芒与阴影同样尖锐的时代。故园的乡亲们纷纷出走，村庄被植入城市的基因，燕子归巢之路迷茫，游子归来，亦难觅那缕熟悉的信号。城市里，炊烟早已绝迹。没有土灶，没有柴薪，没有烟囱，炊烟便成了无根之木。厨房的革新，革去的，似乎是这“老掉牙”的风景。人间依旧有烟火，却不必再经由炊烟。时代推陈出新，仿

佛繁华与炊烟，生来便水火难容，这在我心尖上打上一个硕大的结……

再回乡下，我体悟到市井长巷，聚拢是烟火，摊开便是人间。令我惊喜且感动的是，奶奶固执地保留了那口土灶，也为我守护住了心底最后的炊烟。

我与奶奶漫步于田埂，相视而笑，静谧安然。她俯下身，单膝跪地，五指张开深深插入泥土中，又缓缓抽出，在鼻尖轻嗅，喃喃道：

“这土多润，多香，今年定是个好收成。”恰在此时，四野炊烟渐起，它们如同结在时光藤蔓上的果实，将家家户户连缀起来，焕发着朴素而强大的生机。一股暖流瞬间涌遍全身。我顿悟，炊烟自有其生命轨迹，不因狂风而改向，不因骤雨而湮灭。它倔强地升腾，融入青山，汇入大地，最终流淌进我的血脉里。

炊烟是屋顶生长的云，是柴草燃烧的魂，是村庄跳动的脉搏，更是游子心中永不沉没的归舟。它不因城市的霓虹而黯淡，不因时代的

更迭而消亡——就像奶奶固执守护的土灶，像陶渊明采菊东篱的坚守，像韦思浩拾荒助学的纯粹，总有人在时光洪流中，为这份朴素与深情留一方天地。

木心说“返璞归真才是长途跋涉的终点”，而炊烟，正是我们返璞归真的坐标。它藏着我们来时的路，装着我们最初的心跳，是无论走多远都能回望的精神故乡。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厨房的烟火换了模样，但那缕烟承载的初心、眷恋与温暖，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，成为对抗岁月荒芜的力量。

原来，炊烟从不是远去的风物，而是扎根在灵魂深处的信仰。它以朴素的姿态告诉我们：无论世界多喧嚣，守住初心，便守住了故乡；留住对根的眷恋，便留住了永恒的温暖。

这缕炊烟，是时光的印记，是初心的图腾，是我们心中永不熄灭的光——它活着，在记忆里，在血脉里，在每一个坚守本真的日子里，永远，永远。

责编 彭赋之 唐诗雨

8. 在‘休论公道’之后

——读《我与地坛》有感

王利军

晚自习的走廊静得能听见笔尖划过纸页的声响，那是蚕在啃食桑叶，每个人都在奋笔疾书，唯恐落后。这一场景发生在我的高中，临近高考的那段时期。而我呢？却被隔离在外——因为看课外书被罚站。我看着他们感觉有些无聊，不经意间看向了操场。此时的她静谧如星空，远处若隐若现的灯光便是其中的星星。长时间的站立不禁让我感到有些酸痛，我跺了跺脚，而我的心像被捕猎的鱼，匆忙奔走——走廊的声控灯应着跺脚声，如闻着腥味的鲨鱼，骤然亮起，将我那本不敢示人的书照得无所遁形。我得以看见手中紧攥着那本薄薄的《我与地坛》，直至目光落到最后一行字：就命运而言，休论公道。眼泪像溃了堤的洪水流了下来，我很难用语言去描述当时的感受，仿佛瞬间卸下了“前途光明我看不见，道路曲折我走不完”的重担，我得以与自己达成和解。那是2025年，我被学业压得想逃的那一年。

第二次会见这位朋友是在高考结束后的暑假，我抚摸着熟悉的面孔，再次与她倾心交谈。许是心态的巨大变化，当初在走廊所收获的释怀感早已消散，而一种苦涩侵占了我的神经。

悔恨

风中传来苦涩的气息，那是悔恨吗？多年以后，当史铁生的轮椅再次碾过地坛熟悉的小道，他是否能够感觉到每一道车辙周围叠印着母亲焦灼的脚印？当他再次品味地坛的情绪，是否能够感觉他的母亲与地坛的融合？当他又一次完成一篇著作，是否让他体会到比成功更深切的失落？当他终于能够读懂母亲，那句迟到的对不起是否能够填补他内心的缺失？很多人说，他的文字是冷静而克制，但却拥有海啸般的汹涌。我坐在椅子上读到此处不免有些动容，而那片悔恨的海突然从书中倒灌进我的世界——我想起了我得病后，于悬崖边苦苦挣扎，直至坠入苦海。

去医院看完病的那天晚上，我问父亲，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我仍然记得父亲夹着菜的筷子停了下来，桌子上放着我的诊断单，笑容勉强而疲惫。他的面庞早已被岁月所雕琢，留下深深的皱纹，那是风经过时间，于他的身体中掠过的证明。他看着我，眼中溢出了慈爱，说：“军，你也知道，你爹我没怎么读过书，不懂什么大道理。我活着的意义便是将你俩拉扯长大，别无其他。”那一刻，我所有的抱怨都被堵在喉咙里，难以脱口。我所追求的只是一个哲学的答案，是几乎每个人都想过的问题，父亲的答案是他的生命。脑海中不自觉的想到史铁生的沉思：那时她的儿子，还太年轻，还来不及为母亲着想，他被命运冲昏了头脑，一心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那一个，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。我仍会悔恨，以沉默对抗命运时，深深刺痛了那个数十年如一日深爱着我的男人。但我知道，沉溺于悔恨是对爱最大的浪费。正如史铁生将悔恨铸造成文字，而父亲所给予的这份生命的分量成为我坚持的源泉。

坚持

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，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。史铁生将死亡视为节日，从而将目光从终点拉回过程。坚持，于是不再是一个辉煌的结果，而是对生命过程本身的尊重和投入。他的过程哲学，是面对‘死’这一人类终极命题的坦然。而我的过程哲学，是面对生之琐碎时，那一丝不肯熄灭的坚持。

为什么坚持呢？这无疑也是个永恒的题目。有人因为责任而坚持，有人因为精彩而坚持，有人因为爱情而坚持……那我的坚持呢？是运动会筋疲力尽时，耳畔那一声声嘶力竭的呐喊？是空旷的教室，一次次战胜潮水般的孤独？是考完试后，一遍遍看着现实与目标宛如鸿沟的差距后无力的痛哭，却在下一秒条件反射的掏出单词书。这就是我的坚持吗？

写到这里，精神未免有些恍惚。我忽然想起小的时候，看到动画片里那些拯救世界的英雄，我指着电视机对小伙伴说，我以后要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人物；到了初中，梦想着进入全国最高的学府——清北；上了高中，觉得考上个末流985也不错，高考出分后，觉得自己能上个211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这个世界太大太大了，我终于坦然接受，我只是个小人物，但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坚持——那就是，绝不会让梦想在向现实的妥协中逐渐萎缩。这，不是叛逆，是证明。证明我们，绝非池中之物。

当代社会在注重物质的丰腴下，精神的深处却是悄然蔓延的沙漠。地坛接纳了失魂落魄的史铁生，我们这群流离失所的游子又有哪些地方愿意接纳呢？我带着沉思，合上了书，调皮的风儿却再次翻开，扉页上写着我最开始时写在第一页的一句话，来自《肖申克的救赎》——救赎之道，就在其中。我终于明白，我的地坛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地方。它是在走廊罚站时倏然亮起的灯光，是父亲停下筷子时悬留在空中的沉默，是翻开单词书扉页时片刻的宁静，是我的一次次失败却咬牙坚持瞬间的总

和。我的地坛并没有史铁生口中古柏葱郁，也没有他笔下令人望尘莫及的哲思，只有生活的琐碎，失败的挫折，无力的彷徨……而其中的救

赎，并非是那道下足以劈开黑暗的闪电，而是这拒绝沉沦的尘土本身，在与光同尘的窒息里，倔强迸出的，一粒粒微光。

责编 曾煜超 唐诗雨

9. 镜子门

瞿粲雅

我小时候，最怕的是那扇衣橱的门。

那是外婆结婚时添的物件，柚木的，沉甸甸地立在墙角，两扇门上各嵌着一面长镜子，镜面上有几道水银剥落之后留下的纹路，像干涸的河床。白天的时候，那衣橱不过是衣橱，我走过它跟前，有时候还凑上去照一照，看看自己新梳的辫子齐不齐。可是一到夜里，它就变了。

夜里的衣橱是活的。

我的床靠窗，衣橱在屋子的另一头，离我约莫两三步远。可是这两三步的距离，一到夜里就成了千山万水。灯一熄，黑暗从四面八方涌进来，把屋子填得满满的，只有窗户那里透进来一点月光，薄薄的，像是用水调开的牛奶。我不敢看那衣橱，可我知道它在那儿。我能感觉到那两扇镜子门后面，有什么东西在动。不是真的动——是那种将动未动的意思，像一个人屏住了呼吸，只等我一扭头，就要扑上来。

所以我绝不扭头。

我仰面躺着，眼睛直直地望着窗户。窗外的天是深蓝的，有时有星星，有时没有。对面人家养的鸽子早已归巢，檐下那个鸽子笼黑黢黢的一团，像一个悬在半空的蜂巢。偶尔有夜行的猫从瓦上走过，轻轻的，踩着棉花似的，瓦片却还是响了一下——“咯”的一声，我的心就往上一提，半天落不下来。

夜越深，那衣橱的存在就越分明。它在我身后，沉默地，固执地，像一只蹲踞的兽。我不敢翻身，不敢动弹，连喘气都放得轻轻的，生怕惊动了它。可是越是屏息，耳朵就越灵。我听见风从窗缝里挤进来，呜呜的，像谁在哭。我听见墙角的老座钟“嗒——嗒——”地走，每一下都像敲在骨头节上。我还听见——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听见——衣橱的门，“吱呀”一声，开了一条缝。

这一下，什么都完了。

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，背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，凉飕飕的，睡衣贴在肉上，像第二层皮。我想喊，喊不出来。想跑，动不了。只有一颗心在腔子里“咚咚”地撞，撞得胸口都疼

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力气，我猛地掀开被子，赤着脚跳下床，三步两步蹿到房门口，拉开门就往母亲屋里跑。

母亲的屋子在走廊那一头。走廊是黑的，比屋里还要黑，可是我不怕，因为我知道那头有光——母亲床头那盏小灯，彻夜亮着，罩着粉红的罩子，透出来的光是暖的、软的，像一小块烘糕。我推开他们的门，那团暖光就兜头兜脸地扑过来，把我裹住了。

母亲醒了。她总是很容易醒。

“又做噩梦了？”她问，声音黏黏的，还没睡透。

我不说话，只管爬上床，往她被窝里拱。被子是棉的，太阳晒过的气味还没有散尽，暖烘烘的，有她身上的香皂味。她的身体软软的，热热的，像一堵肉做的墙，把我护在里头。

“这么大的人了，还怕黑。”她咕哝着，手却伸过来，把我揽住了。

我把脸埋在她肩窝里，闭上眼睛。父亲在床的另一头打着鼾，一高一低，像拉锯。窗外有月亮，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，在地上画了一道长长的白线。那线一动不动的，安安静静的，像睡着了。

我不怕了。

有时候我想，我那时候怕的，究竟是衣橱

里的鬼，还是那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黑暗？又或者，怕的是独自一个人，醒着，听着，等着，而四周只有沉默？母亲的被窝里没有鬼，也没有黑暗，没有沉默——有她的呼吸，有她的体温，有她一下一下拍在我背上的手。那手是粗糙的，做了一天活儿，指腹上有细细的裂纹，可是拍在背上，却是最踏实的声音。

后来我大了，不再半夜往母亲屋里跑。再后来，我有了自己的衣橱。那衣橱是白色的，推拉门，轻飘飘的，夜里从不作怪。可是有时候，半夜醒来，对着满屋子的黑暗，我还是会想起从前那张靠着窗的床，想起那两扇镜子门，想起我赤着脚跑过的那条走廊，和走廊尽头那一小团暖融融的光。

那光早就不在了。

母亲也渐老了，觉浅，夜里有一点响动就醒，醒了就睡不着。她的床头不再点灯，怕光晃着眼。我房里的旧衣橱搬到母亲房里，柚木的，沉甸甸的，两扇镜子门上的水银剥落得更厉害了，照出来的人影，模模糊糊的，像隔着一层雾。

我躺着，望着窗户。窗外有月亮，有对面人家的屋檐，有偶尔走过的夜猫。一切都和从前一样。可是我知道，不一样了。

那衣橱后面，什么也没有。

责编 彭赋之 唐诗雨



QINGNIANBIANJIUBU

10. 憨萝和老啊

胡俊涵

十岁那年，我家搬去了董家弄堂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条弄堂还是挺热闹的。巷口林家养着一只大白鹅，成天伸长脖子想啄路人的脚，抖动着白羽毛，利索地追。弄堂深处还有个小院，院里住着憨萝。

一

憨萝其实有名有姓，叫徐连寿。不知何时，哪个能人给他取了这绰号“憨萝”。“憨”——他这人憨憨的，没什么大本事；“萝”——他生得矮，两条罗圈腿，走起路来像只挪动的竹箴箴。这绰号形神兼备，就一直叫到了老。

这小院是他父母留下的，他和哥嫂住着，后来哥嫂有了两个孩子，在上街另买了房子，这小院就留给了他一个人。憨萝人矮力小，不擅长种地，也没别的营生。常见他在弄堂里行色匆匆，见到人半抬眼顾自憨笑而过。

他帮溪边的修鞋匠阿根挑担子。阿根腿有点瘸，憨萝每天把他的修鞋担挑到街上，晚上再挑回来。阿根修鞋挣的钱，分些给他糊口。

后来阿根老了，憨萝就让阿根住他院子里。阿根去世前把修鞋担传给了憨萝，憨萝也算传了门手艺，从此能自己挣口饭吃了。

二

憨萝有个朋友，叫老啊。

老啊脑子有点钝，说话含糊，别人听不懂他的话，他也不大理会别人的话。乡下把口齿不清的叫“啊巴子”，所以无论老少都叫他“老啊”。至于他的真名，已没多少人记得了。据说他连着读了四年小学一年级，年年留级，后来就辍学了。

老啊有个差使，是给点心店拨油条。他坐在高高的长凳上，手拿一双长竹筷，一左一右翻着油锅里滋滋响的油条，脸上带着笑。买油条的人排着队，有人喊：“哎哟喂，你那鼻涕别掉进油锅里！”老啊就笑，鼻涕挂到嘴唇上也不动。他做事情认真，这一天有活干，有人跟他说话，他心里头就欢喜。

老啊最爱看憨萝修鞋。憨萝矮，挑着修鞋担，挨着地拖着，像只大甲虫趴在路边。老啊就站旁边看，拖着鼻涕，笑咪咪的。老啊的旧皮鞋长年穿着，鞋帮子豁了口。憨萝看看他的鞋，说：“你的鞋，我给你修修，不要钱。”他找出皮子，细细地缝上，还擦了鞋油，锃亮。老啊咧开嘴笑了，那一天他低头看鞋数十次。

慢慢地两人就成了朋友。后来老啊有时会住在憨萝的小院。憨萝拿老啊当亲人，老啊为憨萝挑修鞋担挑了好几年。有月亮的晚上，两人会弄点老酒，就着咸菜在院中小酌。高兴了，就一起起劲地唱歌，唱什么听不清，像两头牛哞哞地叫。

三

乡下的腊月都有人打更。庙下的更夫，是绰号“大炮”的下街人，人高马大，嗓门粗。后来“大炮”老了，憨萝便接下了这桩差使。当然在冷寂的夜晚，都有老啊陪着同行。这一苦差事，两人坚持了近十年。

每年腊月十五开始到除夕，憨萝和老啊便一起在夜里打更，上半夜一回，下半夜一回，走遍星罗棋布的村巷。老啊拿个毛竹筒，竹筒两头有节，中间开了条缝，用木棒敲，“笃——笃——笃——”憨萝扯开嗓门喊：“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——”老啊再敲，“笃——笃——笃——”憨萝又喊：“关门关窗，防偷防盗——”

下雪天，两人裹着旧棉衣，打着手电，一前一后走在巷子里。雪落在肩上，也不拍。憨萝矮，老啊高，一高一矮两个影子在雪地上慢

慢移动。敲一阵，喊一阵，声音在静静的夜里传得很远。

到了除夕夜，最后一更打完，年就算守住了。正月初一早上，他俩挎着篮子，挨家挨户拜年。站在门口，憨萝说句吉祥话，老啊点头笑。家家户户往他们篮子里放东西，糕啊，粽子啊，馒头啊。主人家还要说一句：“辛苦了！”或者说：“多谢你们打更，今年又是平安无事。”他俩就认真点头，认真道谢。

一条街走下来，满当当的食物一篮又一篮。俩兄弟整个正月的过年美食，就这么有了着落。庙下街的人，用这种方式感谢这两个苦命人。他们也用这种方式，挣一口体面的饭吃。

后来，谁家有白事，也喊他俩。抱坟砖，拎孝篮，披麻戴孝，脸上一点笑模样没有，步子走得稳稳的。东家交代的事，喊不到别人做的他们一样一样做，认认真真，不让人挑出错过来。他们知道，这是人家把要紧的事托付给他们，不能辜负。

四

去年庙下办米酒节，我在街上看见了老啊。他穿着整齐的衣裳，腰板比以前直多了，两只手反背着，悠闲地走来。老了，可是人却更清爽了，脸上也干净了。

我问：“憨萝呢？”

他说：“在樟坪寺养老院呢。他都七十了。政府出钱，他不用花钱的，每个月还有低保呢。我过两年也去。”

我看着他慢慢走远的背影，眼前又浮现出许多年前弄堂里一个挑担一个跟随，相依为命

的两个人。许多年前在雪夜里打更的两个影子，
一高一矮，在巷子深处穿梭，守护着乡村的夜。

他们像石缝里长出来的小草，没人在意，
也知道往有光的地方长。两个人挨着，根就扎

得实一些。

老啊走远了。庙下街上米酒飘香，人来人
往。

责编 陈洁 张金

11. 盐的滋味

温馨

一九八二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。已经是四月了，河西走廊的风依然凛冽，卷着细沙打在脸上生疼。陈望之推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，在戈壁滩上走了整整一天。车后座上，捆着一床棉被、几件换洗衣服，还有那本用油纸包了又包的《楚辞》。

当那棵巨大的胡杨树出现在视野里时，他停住了脚步。树冠如云，枝干虬曲，在苍茫天地间站成了一种永恒的姿态。树下，一个脸庞如干涸河床般的维吾尔族老人正在等他。

“阿卜杜勒，”老人用生硬的汉语自我介绍，粗糙的手掌握住了他白皙的手，“村长。”

村子很小，三十七户人家散落在戈壁滩上，像被风吹散的胡杨种子。阿卜杜勒把他领到村东头的土坯房前：“陈老师，以后，这里。”

那是间快要坍塌的屋子，墙皮大块脱落，露出里面的麦草。陈望之却仰头看着房梁：“这里可以开个天窗，晚上能看星星。”

阿卜杜勒听不懂“天窗”这么文雅的词，但他看懂了这个江南书生眼里的光。第二天清晨，陈望之被一阵响动吵醒。推开门，他看见阿卜杜勒带着三个儿子正在修葺屋顶。大儿子在和泥，二儿子在修补墙洞，小儿子则抱来一捆红柳枝，仔细地加固房梁。

“这……”陈望之愣住了。

阿卜杜勒从屋顶爬下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：“孩子，要住，就住好。”

傍晚，老人的老伴阿卜热扎抱来一床崭新的棉被，被面上绣着精美的石榴花图案。她指着花纹说：“女儿，出嫁的。”

陈望之后来才知道，这是老人女儿唯一的嫁妆。

语言是横在他们之间的第一道鸿沟。第一堂课，陈望之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写下“天、地、人”，转身看见二十多双茫然的眼睛。他指着天，又指着地，最后指着自已，反复念着：“天——地——人——”

坐在最后排的古丽突然站起来，用维吾尔语大声说：“老师，你在教我们认家乡吗？”

孩子们哄堂大笑。陈望之尴尬地站在原地，直到阿卜杜勒闻声赶来，用生硬的汉语解释：“她说，你教的，是我们的家。”

那天放学后，阿卜杜勒把他拉到自家炕桌上。饕很硬，奶茶带着他从未尝过的咸味。“喝，”老人把碗推到他面前，“这里的茶，咸的。”

陈望之勉强喝了一口，眉头不自觉地皱起。阿卜杜勒笑了，露出仅剩的三颗牙：“习惯，就好。”

从那以后，每天傍晚，胡杨树下都会响起两种语言的交汇声。陈望之教阿卜杜勒写汉字，老人则教他维吾尔语。“苏依——水”，阿卜杜勒在沙地上画出一道波浪，“我们这里，水，比命重要。”

陈望之发现，老人学写汉字时格外认真。握着树枝的手因为常年劳作而微微颤抖，但每一笔都写得一丝不苟。“陈老师，”有一次老人写完“中国”两个字，抬头问他，“这两个字，像不像两个人，靠在一起？”

四月末的一天，陈望之病倒了。戈壁昼夜的温差让他发起高烧，咳嗽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。后半夜，门被轻轻推开，阿卜杜勒端着药碗进来，身后跟着阿孜热扎。

“喝，”老人把碗递到陈望之嘴边，“甘草，薄荷，还有……”他指了指心口，“这里的热。”

药很苦，陈望之勉强咽下。阿孜热扎立即往他嘴里塞了块冰糖，甜蜜的滋味瞬间在舌尖

化开。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漏进来，照见老人关切的眼神。那一刻，陈望之突然明白，有些温暖不需要语言。

病好后，他们的关系更近了。阿卜杜勒带着陈望之去巡渠，教他认识每一种耐旱的植物：“这是红柳，根能扎十米深。这是骆驼刺，骆驼的粮食。这是梭梭柴，能在沙子里活。”

老人蹲下身，捧起一把沙土：“你看，这些草，根都扎得深。不下雨，也能活。”

五月，沙枣花开的时候，陈望之的学生增加到了四十三个。不仅有孩子，还有干完农活的大人。他在胡杨树下挂起小黑板，晚上点起煤油灯，教他们认字、算数。阿卜杜勒总是坐在最后面，一边听讲，一边编着柳条筐。

有一个雨天，课程结束后，大家都没有离开。古丽的父亲拿出都塔尔琴，轻轻弹奏起来。阿卜杜勒站起身，开始跳起传统的维吾尔族舞蹈。他的舞步沉稳有力，手臂的动作像是在抚摸这片土地。跳完，他拉着陈望之的手说：“陈老师，你也跳。”

陈望之笨拙地模仿着，引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一天，陈望之教到“兄弟”这个词。他解释道：“兄弟就是像阿卜杜勒大叔和我的关系。”

古丽突然问：“老师，那我和小军也是兄弟吗？”

小军是村里唯一的汉族孩子，比古丽小一岁。

“你们是姐弟。”陈望之说。

古丽高兴地搂住小军：“太好了，我也有弟弟了！”

六月，戈壁迎来了第一场雨。雨点很大，砸在干裂的土地上噗噗作响。陈望之和阿卜杜勒坐在屋檐下看雨。老人突然说：“我父亲说过，知识像雨水，土地喝够了，就能长出庄稼。”

他从怀里掏出一本用油布包着的书，封面已经破损，隐约能看出是维吾尔文的《福乐智慧》。

“我父亲留下的，”阿卜杜勒轻轻抚摸着书页，“他说，不管什么文字，智慧都是相通的。”

陈望之接过书，虽然看不懂文字，但他能感受到书页间流淌的厚重。第二天，他请阿卜杜勒给大家念了一段书中的箴言：“知识是永恒的财富，智慧是不灭的明灯。”

夏收时节，陈望之跟着村民们一起下地收割小麦。他的动作生疏，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。阿卜杜勒的儿子们教他如何捆扎麦秸，如何挥舞镰刀。休息时，大家坐在田埂上分享着西瓜，红瓢的汁水顺着嘴角流下，甜进了心里。

时光在胡杨树的年轮里静静流淌。三年过去了，陈望之已经能说流利的维吾尔语，而村里大部分人也都能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。最让他欣慰的是，古丽和小军都考上了县里的初中，成为村里第一批走出去的学生。

一九八五年的秋天，陈望之收到了家里的电报：母亲病重。他必须回去了。

离别的早晨，全村人都聚集在胡杨树下。妇女们往他的行囊里塞馕、葡萄干、杏干，孩子们送上自己画的画。古丽已经长成了大姑娘，她红着眼眶说：“老师，我一定会考上大学，去江南看您。”

阿卜杜勒最后一个走过来。他递给陈望之一个小布包，里面装着三样东西：一包盐，几粒白杨种子，还有一张折叠整齐的纸。

“盐，”老人说，“是我们这里的味道。种子，是我们的根。纸……”

陈望之展开那张纸，上面是阿卜杜勒歪歪扭扭却一笔一画认真写下的汉字：

“兄弟：胡杨树千年不倒，你永远，在我的心里。”

陈望之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。他紧紧拥抱着老人，在耳边用维吾尔语说：“阿康姆，苏依德（哥哥，谢谢你）。”

“霍西（再见），多斯特。”老人拍着他的背。

很多年后，在江南的细雨中，当女儿问他“爸爸，为什么你总在菜里放那么多盐”时，他望着窗外，轻声说：“因为盐是思念的味道。”

去年秋天，陈望之重回胡杨沟。村庄已经通了公路，盖起了新房子，只有那棵胡杨树还站在原地，枝叶更加茂盛了。

阿卜杜勒的儿子接待了他。他说，老人临终前一直在念经，最后用汉语说了句：“胡杨泪，千年不干。我们都是大地的孩子。”

他来到老人的坟前。坟头上，几株胡杨幼苗已经破土而出。陈望之撒下带来的江南稻

谷，又捧起一把戈壁的沙土。风过处，稻谷与沙土在空中相遇，纷扬如雨。

“你看，”他轻声说，“它们终于在一起了。”

夕阳西下，胡杨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古丽如今已是县里的教师，她带着学生们在树下唱歌。歌声飘得很远，维吾尔语和汉语的歌词交织在一起：

“天山长江同明月，民族团结一家亲……”

陈望之站在树下，斑驳的树影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。这一刻，他看见了三十年前那个推着自行车的年轻教师，看见了那个在树下教他认字的维吾尔族老人，看见了在煤油灯下认真学习的一张张面孔。

这棵胡杨树见证了一切——不同的语言如何找到共鸣，不同的文化如何相互滋养，不同的心灵如何紧紧相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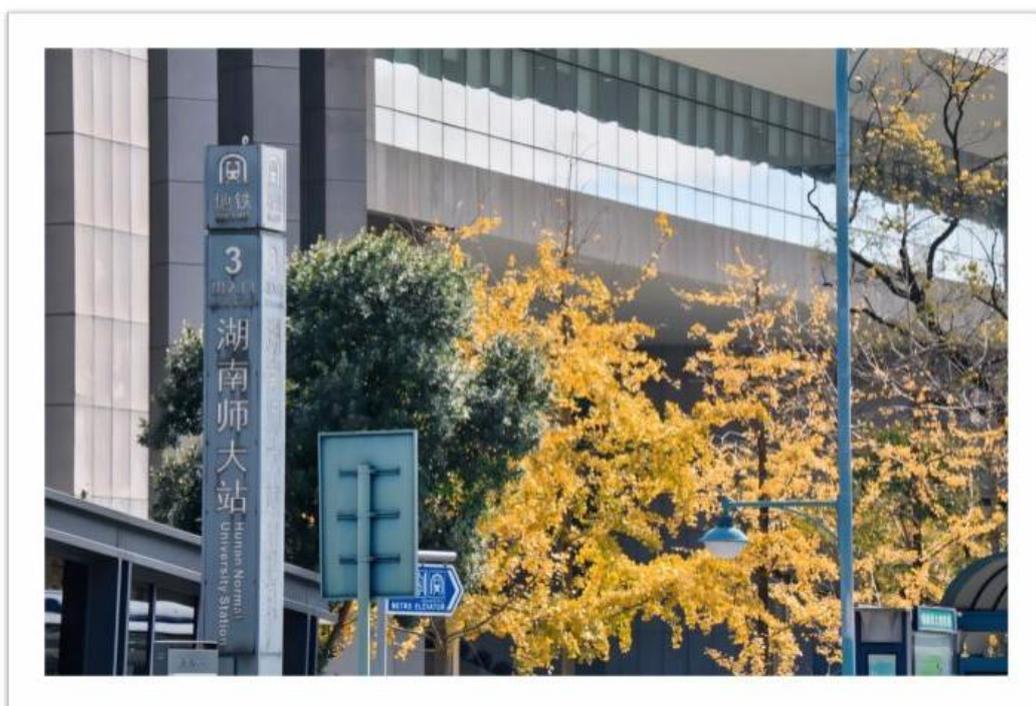
就像盐溶进水里，再也分不清彼此，却让每一滴水都有了共同的滋味。

责编 邹露 张金

▶ 青年文学

▶ 青年文学

HNNU YOUTH MEDIA



本版责编：青年编辑部

版式设计：视觉艺术部

本期 1 版 总第 14 期

2026 年 3 月 25 日 星期三